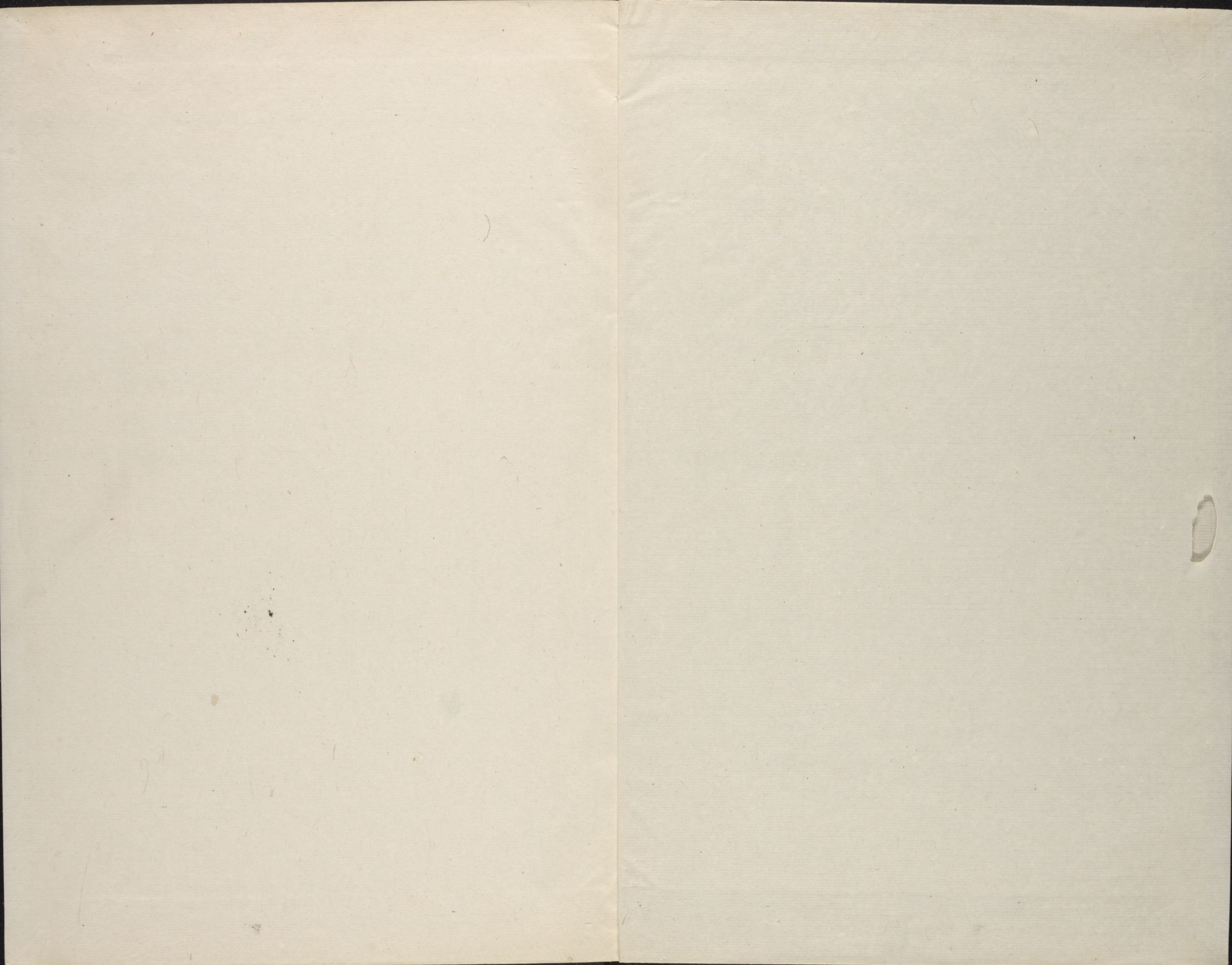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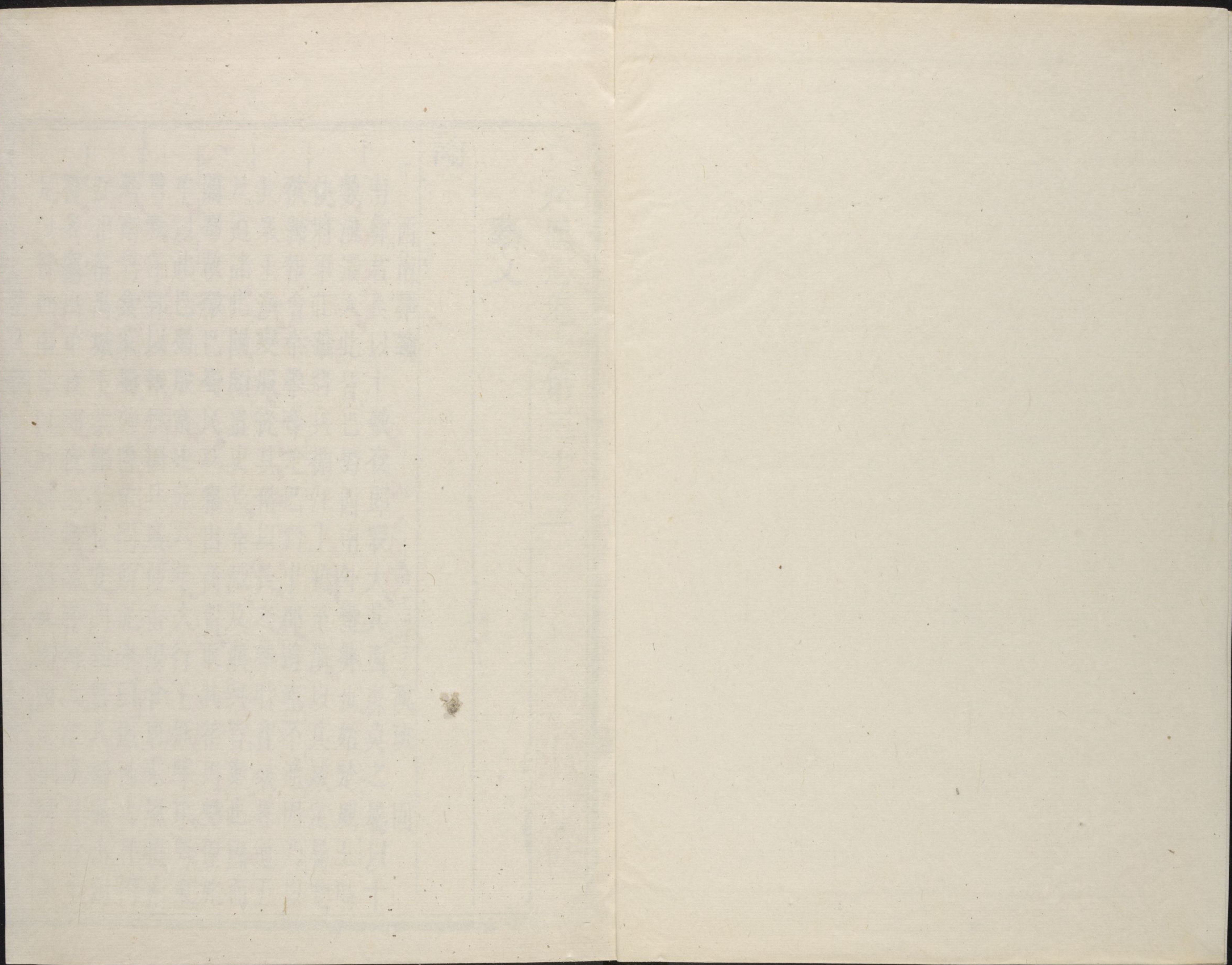


2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0

T 3243 / 5832. 31





貴州通志卷之第三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論

西南彝論

漢班固

南彝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
 數滇最大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彝也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躡至滇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
 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破畧通五
 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
 關蜀故徼巴蜀殷富或竊出商賈取其糴馬爨僅旄
 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
 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
 粵南粵食蒙蜀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
 江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蒟
 醬多竊出市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
 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

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王，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象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彝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論皆如南彝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彝道，載轉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眾。西南彝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西南彝為害可且罷。上許之。罷西彝，獨置南彝一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市，以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

人等十餘輩，聞出西南彝，指求身毒國。至滇，及夜郎侯，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彝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粵已破，漢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彝。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兵威風論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西南彝君長以十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最寵焉。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舉兵相攻。牂柯太守陳立斬興於西彝平定云。

牂柯論

漢范曄

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有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雷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牂柯地多雨。

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
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為麩百姓資之公孫述時
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
使從番禺江入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
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
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
知學焉

西南彝論

元脫 脫

黔州涪州徼外漢牂柯郡西南諸蠻也其俗椎髻
左衽或編髮隨畜牧遷徙無常喜險阻善戰鬪部
族共一姓雖各有君長而風俗畧同宋初以來有
龍番方番張番石番羅番者號五姓番皆常奉職
貢受爵命神宗熙寧六年五番八百九十人入覲
貢丹砂氈馬賜袍帶錢帛有差其後比歲繼來往
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番五歲聽一貢人有
定數無輒增加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
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客省四方館撰儀皆著為
式元豐五年張番乞添貢奉人至三百詔故事以
七十人為額不許七年西南程番乞貢方物願依

五姓番例注籍從之紹聖四年龍番皆貢方物
氏於諸姓為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旦衣布袍
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
故事蠻彝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
獨此諸番見於後殿蓋卑之也元符二年又有韋
韋番人貢詔以進奉人為郎將諸番部族數十獨
五姓最著程氏韋氏皆比
附五姓故號西南七番云

張信論

國朝吳中蕃

稱事君者曰國爾忘家明家國之不相並也又曰
移孝作忠明忠孝之不兩立也張信嗣父興為永
寧衛指揮僉事遷平越衛都指揮僉事大臣以謀
勇薦調北平都司任之不可謂不重矣又受密詔
合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之不可謂不
專矣一旦聽其母王氣在燕無禍家族之言乘婦
人輿以求見盡輸君國之情反為之用奪門轉戰
逐主邀恩受爵隆平委寄心腹極一時之榮人莫
不歸功于其母等諸嬰母陵母之智獨不思所奉
者何人之任所受者何人之勅而竟為登床之子
反抽戈之成濟也其言曰何忍已甚至此不忍于

文皇而忍于讓皇不甚于文皇而甚于讓皇抑何
倒行逆施至此哉原其心不過為家族計遂不復
為君國計誠憚北平士氣強壯非已力所可制恐
事未發而身先受禍是以日夕憂懼其母亦揣知
其意故勸之無妄為此自世俗婦人之見無足詫
亦無足貴者不謂受重任如張信而甘與朱能張
玉同為佐命之臣徒知母命之當遵不念君恩之
難負初僅苟免以圖存後乃僥倖而獲濟乘便圖
利倍德事讎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欲而不知止
恃寵驕縱強占練湖八十餘里江陰縣田七十餘
畝為陳瑛所劾下法司治之不亦羞朝廷而辱當
世耶不惟無以對中山亦何顏見貴冑於地下也
世傳其母之墓為張三丰所阡曰葬此後必封侯
世祿郭青螺亦謂其墓龜虎甚勻城環溪繞如玉
帶然信公侯地不知隆平之封在建文四年母猶
未葬藉使其言果驗世豈有教人叛逆之神仙世
侯雖貴不及北平都司之骨香矣吾謂誤讓皇之
事者當以張信為罪魁成文皇之業者當以張信
為功首惜當日薦之者但以
暇計及其忠節也

解

牂柯江解

明鄭旻

牂柯江跡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郎置郡近羅
念菴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柯江源折
流為盤江經泗城州稍右江達泗會番禺入海圖
解有齟齬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質之人鮮有能
識者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壅局於觀聽也故
作牂柯江解峯山子曰余弭節蓋渡盤江云江廣
僅百餘步自貴筑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行者沿
江上下絕擊汰之跡水勢批巖瀉汨土人謂水漲
時漂巨木撞舟峭壁箐嵐人跡罕入下流至打罕
聯泗城界舟船始通焉比余歷普安斜出霑益趨
烏撒衛校士抵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塽
河之南霑益境也河之北烏撒境也驛抵衛城入
十里詢之候吏云河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從此
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城北二百里有
七星關河詢之故老云七星關水為盤江第二水
城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水為盤江第三水峭險
狹狹叢居以是人無因而至總前二說固未晰知

牂柯江所在而牂柯江為盤江則無可疑者按遷
 史牂柯江者躡兵滅夜郎舩船處也高戎本古夜
 郎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渡行者
 當唐蒙風喻南越也越人食蒙蜀蒟醬蒙因蹤跡
 知夜郎臨牂柯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以疆漢巴
 蜀之不意制滅之奇也武帝由是拜蒙為中郎將從
 巴蜀笮關人遂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報以
 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焚道指牂柯江是時
 通西南彝道戎轉相饜數歲道不通西南彝又數
 反發兵興擊費耗於是罷西彝獨置南彝夜郎兩
 縣稍令犍為自保就至唐時因以播州之珍州為
 夜郎後人止知珍州之為夜郎不知古夜郎從高
 戎直通甌駱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郎多同問
 蒙曰漢孰與我廣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為一州主
 不知漢廣大今人泥區區之珍州為漢夜郎又窘
 步旁蹊谷疑指牂柯江其亦昧莊生秋水之見矣
 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柯江滅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瀨猥惡
 虛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邪抑當治道時二歲

費劉彝之力師過不無瞿叟盤剝之苦至打罕乃
 得沛乘舟楫故兵遲至而南越已平邪載考八校
 固軍時即擊滅曾反殺漢使者且蘭遂平南彝置
 牂柯郡則自烏撒迤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廣
 西府亦牂柯羈縻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勻等處皆
 牂柯界內矣是時印笮冉驩君長聞南彝得漢賜
 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彝乃使司馬相如往賓之於
 是關隘斥南至牂柯為徼則越嶲等郡界接芒部
 也然則牂柯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經絡
 化工神運余嘗因是面求之自岷山之陽至於衡
 山蛇蠘虬從從衡迤南五嶺皆嶺嶽然非無可梯正
 漢入南越存五道行西北山峻轟然非無可梯正
 以彝荒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柯膠戾之山巋
 然為神州之拱臂也荒徼山溪以地圖察其阨要
 不過數寸而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尙未
 能習其險易也唐蒙浮舟牂柯之策誠為鑿空初
 時臣民驚疑蠻彝煽動然勞師殫貨卒置郡如堵
 雖來喜功之譏自是華彝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
 成功矣夫唐蒙通南彝之二郡犍為牂柯也相如
 通西彝之二郡越嶲益州也而沈黎武都等郡不

與焉真雄風哉禹列九州梁南肇有益州昭神州
 又益州也益州列郡屬矣昆明重建益州郡昭益
 州又一郡也其視東晉不競委神州於劉石僑州
 名以削弱不亦大逕庭歟嗚呼亦可以觀盛衰之
 世變也余於
 是重有感焉

考

辯莊躑考

宋馬端臨

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躑畧巴黔以西
 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
 後十餘歲秦滅之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
 年至項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
 巫黔中郡也後漢史則云項襄王時莊躑王滇豪
 即躑也若莊躑自威王時將兵畧地屬秦陷巫黔
 中郡道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
 恐史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范曄所記又按莊躑
 王滇後十五年項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
 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
 七十年何故云躑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
 未知
 詳也

莊躑牂柯考

明郭子章

據司馬遷稱莊躑范曄後漢書云莊躑據馬端臨
 說項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躑為是莊躑為非然馬
 氏又云豪即躑也考范書與註無豪即躑之說不

知馬氏何據雲南通志又曰豪驕喬也則又不知
何據賈誼賦曰謂跖蹻廉今李奇註曰跖秦之大
盜蹻楚之大盜此以蹻為盜之始也考遷固范曄
並無此說顏師古註云蹻音居畧反使蹻為盜何
不一引証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夫跖柳下惠弟魯
人甚明奇以為秦人其疎可知又惡知不以跖故
連及蹻耶正德間雲南欲祠蹻以此故不果尚書
王元美云楚有兩蹻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孫將
軍于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
之蹻為非盜矣予謂遷固既訛頃襄為威王又惡
知不訛豪為蹻故作滇黔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
正又牂牁二字史記作牂牁班范二史作牂牁異
物志曰牂牁繫船杙也韻書曰杙柯郡名通作牂
又作牂歌通作柯近有作牂柯者直音曰牂音作
牛肉重干勛柯音哥郡名非之
非矣當從兩漢書書牂柯為正

問答

蜉蝣公子問答

明周文化

有蜉蝣公子言於空谷大夫曰蓋聞沒世不稱見
疾於尼父為事無功不信於淳髡斯傳記可考非
無據不徵子大夫領郡南荒身為遠臣亦既三載
於茲日月斯征矣吾見子臥不暖席口不嚙肥手
足濡於泥塗鞅勒御於艱危瘴癘之與游豺狼之
與窺顏色憔悴年齒凋摧可謂殫心竭力正直不
阿而乃偃蹇困抑聲譽不彰上之不能輝煌薦贖
奮揚乎天路下之不能需次稍遷按轡於康莊而
徒耳守寂寞候察眉睫殺人受誣盜飲起惑何抱
璞若斯豈居珍有說子不見巧宦者乎速若羽化
便若轉圜乘堅珍有說子不見巧宦者乎速若羽化
馬之談暮處巖穴朝入鵠班氣喘纖纖見移衡權
寵賂公行淫朋是攀方春叢零葉倏寒谷成暄懷
如風和親如醴其靡不網戶朱綴績芻冲雲金膏
翠羽奇怪奪目榮過景倩富埒陶朱籍鳳鷲之稻
梁傾玉笋之餘沾露鷓鴣蠟蜜餌拒枚陳鐘按鼓
齊容鄭舞鞞翅碣石之鴻附力冀北之駟襲影響

為步驟邀末光來趨附斯非世俗之雄者歟故能
圓者則斂頤蹙額涕唾流沫可以獲遇甕牖繩樞
華門圭竇可以得志其不能者即龍翰鳳雛蘭
雪白視之若游塵金玉淵海黼黻河漢遇之同土
梗故嫫母獻妍明妃改語伯嚭專柄子胥積毀燕
石昂值楚壁墜地瓦釜雷鳴黃鍾毀棄物不在真
明有所遺而于絕俗守株舍彼務此固難以取貴
矣吾為子憐之空谷大夫仰而笑曰鄙哉陋乎宵
貌脆體罔超於埃壒棄輔遺轂行困於泥滓始謂
子邪聽子之為我謀也若聆桑濮之音久之使人
志蕩志蕩而善心亡矣若視美曼之色久之使人
神移神移而正理解矣若為隴西之游久之使人
意躁意躁而遠道悖矣若效越人之射久之使人
力竭力竭而上往阻矣聖人惡紫奪朱惡鄭亂雅
子言豈合於軌者哉夫忠臣報主致身為美節賢
士行已規名為深慙是以大易致贊乎盈在詩人
垂戒乎素餐明道不以計功正誼非以謀利盡瘁
存乎我成敗非所知而後可無愧於往哲執道於
所趨且夫燃藜蔀屋鑽研一經受知有司作賓鹿
鳴挾策天曹分符王庭蘄廩稱事鞶帶實榮將冀

其輪芹曝之思也而使靜言庸違放誕邪僻榮利
蟻附蹇難鼠避尋靡萍而為能削棘刺而為欺搖
尾乞憐其昏夜之求內荏外厲驕白日之氣貽承
福所譏逃距心所罪知谿壑可盈而罔知清議可
畏斯於身圖之計較然弗爽矣語以臣道莫齒也
故五乘受賞舐痔則難好官足羨笑罵則濫廉愛
為合摩頂則憚容悅可全脂膏則慳謂枉尺而直
尋戒畫虎而類犬寧鉛刀之無割愧穎處之先薦
語曰魚熊難兼隴蜀過望吾是以不敢以匈匈而
易其行也且子習見者巧耳亦寧知有危道不邪
方掩人不知乘人病言飾貪鄙為廉節務矯詐為
公忠撲取孔方驟獵名秩時人謂其多才鄙士指
為賢特及其圖窮七見水落石出輩小致寇量滿
折足勢去親背利竭交疎爨桂於斧落萁蒙族或
論同鳴梟或惡竝倚杵家始身頽譽墜名辱水釋
火鑠瞬息旦暮世俗雄安在哉故宋人飾寶觀者
掩口下子遭刑連城必售玉韞山輝珠含澤媚真
偽枉直誠中形外是故夷齊以采薇流芳景公以
千駟無稱顏子以屢空致譽盜跖以牖下殞身魯
連以千金逃辱儀秦以頰舌干名屈原以行吟悟

主范睢以游辭希君石門以奉職約已雍渠以刑
餘驂乘賈誼以積薪流涕公孫以布被欺人申屠
以材官蹶張武安以負貴滋橫張季以長者不阿
君房以懷詐殄行仲舒以王道陳策克宗以口辯
飾經朱雲以倜儻勵節禹山以泰後望深與其行
私忘忠孰愈葵藿自獻行無愧影與其封殖自私
孰愈松栢為心歲寒凜凜况乎升沉有數富貴有
命一金之產不可偶得天爵之重胡可僥倖方朔
九尺而囊粟以比侏儒蔡澤俛僂而扶夾以佩相
印子雲窮位而取譏千秋一言而蒙幸馮唐老尚
為郎終軍少而克任瓜蒞蒂而大小殊果均枝而
華實素彼默默各有司存固真真厥有定分作偽
者徒勞奔競者日困吾惟順造物之自然明苦節
以守正雖九載不遷無一芥含愠故曰智周通塞
不為時窮才經彝險不為世屈此之謂也乃擊節
而歌曰太音緬邈兮蠅蚊斯陳鮑肆彌歟兮蓀荃
揜馨鳳凰路窮兮鴛鴦騰淫以渭濁兮世路昏人
既定兮太昊明奕李何言兮塞馬何心吐吾赤衷
兮無汲汲而營營蚍蜉公子聞之憮然起而拜曰
嗟乎世俗之敝也久矣繹子之言也昭然發矇吾

自足乃知子矣

尚書黃公綬傳

明李夢陽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綬，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思平。越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歿。中收其貲，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為麻城學博，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參議。參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颯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諱察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干戶者大猾也。善權權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

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參議督松茂諸
 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
 各當邊賴以寧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
 曰汝冤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翼日清
 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
 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
 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聖
 塗其額曬洗之則有中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
 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眾分
 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
 侵盜官糧鉅萬數王為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
 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
 青神令望風解印綬去為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
 之大盜周主薄者嘯眾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
 於煩苛宜少寬養而闔宦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
 閹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
 民公以庫積餘克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
 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錮僧繼
 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
 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之今避而反

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
 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
 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綬之命首劾參
 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
 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
 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維
 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
 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三
 月會詔致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
 大權悅無不願為公使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
 送路傍者云公既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
 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
 朝中外凡五十年懃直崖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
 又盛滿宜戒乃引年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
 年七十有一所為奏議及政蹟並所著文詩悉棄
 不畱晚嗜參同契號精一道人國制文極於六曹
 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太宗北
 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
 君逸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畧似馬

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積敷局體一變成化
間中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
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惟幄幸佞請
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懼斯其人歿生富貴
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
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
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
審苟濟其事小在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
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歎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
燄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
其寵飾譽稍有嘉矣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
鑄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
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為左都則嚴甄御
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
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耶
斯為政在人耶抑時不同耶公焚奏艸自戕其嘉
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耶江湖食鹽錢
鈔民苦包攬掎勒呻吟公為尚書力條其折徵銀
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
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宦

孫郎中樂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
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
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
驚悼不已遣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侍御申公祐傳

明田秋

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天下之二本也
故惟其所在則致歿焉於公盡之矣古之季子固
有冒白刃而赴親之難者若猛虎搏人志在吞噬
非若盜賊之猶有人心也公以子然童子直犯其
爪牙脫父之厄至九重震怒生歿巨測當時奇言
責擁重任者何限且環視扼腕莫敢撓逆鱗之威
公以一大學生毅然申辨無少難色非卓然不易
之見定於中見義必為之勇隨以發乎然公於親
之難師之難已致歿矣而卒不歿且濟其事終之
以土木禍始殉節焉或者有以默而相之歟胡為
乎奪其歿於初年而炳烺碎笥以重其歿於晚節
也或曰斯難也萬眾同冒何以異秦坑之慘雖願
無歿不可得也噫以公之前事觀之則仗節歿義
之忠固有素抱不待取決於土木矣夫豈猿雀沙
蟲同時俱化者比哉昔唐段太尉笏擊賊泚而歿

人且以為武人一時激發之行德宗在奉天聞其
 灰輟朝至七日當時宰相尚有難之者及柳宗元
 上其逸事而後太尉平時奉職守正樹立不凡之
 大節始暴白於天下異議至今斬然矧公遠方孤
 士氓滅無聞失攸宜也今髡鬣時先司諫朴菴君
 每舉公事跡以訓既又於鄉先生李立之孟震處
 時時聞之訪公之後則無招魂之墓片石之紀所
 僅存者勅命一道而已其諸恩廕恤典俱未及也
 今夏與郡博鍾君謁公祠因
 叙其所聞如此以畱於後

副長官李公盤歿節傳

明敖宗慶

西南彝曰鎮溪篁子坪邛焚裔也嘗弄挺勦副長
 李公盤從師徂征卒於師曾孫湜之奉狀屬予傳
 愚少時亦聞其槩而竊敬慕之矣茲彝近復猖獗
 流毒諸郡勤兵已五年餘尚未底績乃感慨今昔
 按狀而傳曰公諱盤夔副長官其先京兆人宣德
 閒鎮篁苗叛命大將徃伐之賊引匿山中持久不
 出人皆疑怯公毅然率孤軍深入遇賊數百公策
 馬奮擊斬首數十餘級賊四集援兵不至遂被執
 公素勇敢賊畏而惡之及執公賊曰汝銅仁李耶

思南李耶賊舊為銅仁轄銅仁李善撫之故云從
 卒以銅仁給之賊欲釋公公厲聲曰予思南李豈
 畏汝耶從弟百戶李邦政告急於德江副長官楊
 潮海潮海公姻戚比二人至公已遇害邦政以石
 置樹間紀之久而樹合生夾石彝人夜過樹下聞
 空中有點兵聲以為神立祠樹前祠公號其地為
 雷石坡觀歸窆府治西北十里人同村後世子孫
 稱為雷坡公公所披鐵甲鐵片各有銅鈴所乘馬
 高五尺性嗜人人莫能近公冠帶乘之則步驟如
 常度披甲據鞍銅鈴齊鳴則奮躍叫號如戰陣之
 狀公雖武夫樂與衣冠之徒游御史申公祐公之
 甥忘年與之友每論及時事公大聲曰身蹈白刃
 之鋒銜血潤原上之野艸然後不愧舍生取義之
 道申公曰大丈夫當如此卒之申公亦歿義於北
 人皆曰二公素志云贊曰士歿事大夫歿疆圉分
 也時有職事守疆圉者居則食若毛役若力囂然
 以為分所宜有又從而敲朴魚肉之一遇有警即
 惴惴首鼠惟恐其將及已甚或射利邀功債事殃
 民皆不暇顧念况望其服勤以歿哉噫視公當為
 何如春秋之法大夫卒於師則卒之公可以卒書

矣若子孫世有疆圉職事之責將無念爾祖耶

副都御史鄒莊簡公文盛傳明郭子章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癸丑進士正德十一

年巡撫先是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叛其酋阿傍阿

皆阿革皆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糾合苗眾焚劫居

民蔓及興隆偏橋平新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

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

參議蔡潮監視且剿且撫會祥去文盛代之諸苗

負固不聽撫上命文盛剿之別勅湖廣巡撫秦金

總兵官楊英以兵會兵未至文盛先集貴州兵以

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

監統於正德十二年八月三日進剿初八日擣砲

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擣羅襪寨擒

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

等率游兵巡徼遇賊眾三百餘人自香爐突出至

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

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川貴各登兵

俱先後至募兵亦集文盛乃分兵五哨命參將洛

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鎮葉曇楊淮許詒各

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僉事許劼廉詹源各監

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

倫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

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御史周文

光紀功諸將分道刻期進抵香爐夾攻之山四壁

立陡絕惟隘路五處透迤可上賊皆築砦柵守禦

官兵稍近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鏡焚其寨柵

賊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克乃以意製鐵

貓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

揀精兵於十月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

上援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

人賊殊死戰兵不得深入遂歛眾退復採木製揚

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

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土

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

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

山復據險為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

險間二十二日乃伏兵巖下令都指揮王言同嚮

導陳良等誘之賊眾持鏢弩下山迎敵號舉伏兵

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緮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眾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眾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崖峒擒賊首阿傍等斬俘甚眾二十二日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告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剿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眾大集請乘勝進剿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剿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崖禦之官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三十餘人從賊阿犴等八十餘人

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器械等物甚眾撫過苗眾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人傷者二百八十八人乃班師捷聞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咨賞賚有差歷官右都御史南戶書卒年七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蟻衣生曰寸過爐山山若偃爐跪立群山中分為三級下則四面斗絕環抱一巖如爐之腹而偃其口中則噴帆聯絡渾然巨塊如爐之腰土為一坪設一門內可容數萬眾有田有井後構圓石兀立如爐之柄逆諸叛苗雄踞其間自謂牢不可拔已而官兵從後曳繩梯以破其堅數十年逋寇一旦撲滅香爐之險不足恃矣是役也鄒公主之蔡少參潮佐之而蔡功竟不序惜哉

尚書文恭孫公應鰲傳

明郭子章

孫應鰲字山甫清平衛人人生之日適衛人饋六鯉因以名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務解大義年十九以儒士應試督學徐公檄一見大奇之許必魁多士放榜果中第一人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公捍

禦有方一道晏然時九江三百人誤坐賊黨公一
 言出之遷陝西提學副使公實意作人身先為範
 嘗與耿楚侗公書云世道亂關於人才人才成
 就係於師道人人能言之至師道之以稱職名於
 時者勤力較閱品評不爽已耳微名詞華馳譽經
 學已耳某意不然嘗考諸荀子曰師術有四博習
 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
 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此荀子大醇之言似矣而未盡也孔子曰温故知
 新可以為師此則萬世師道之極則也温故知新
 學者多以所聞所得為解某妄意為故者當如孟
 子言性則故之故新者當如大傳日新盛德之新
 凡天地萬物之實體燦然具陳故也其真機昭然
 不息新也二者雖有顯微不同其總括於人心運
 行於人心生生之妙一也能温則實體之總括者
 不晦能知則真機之運行者不滯不晦不滯則天
 地萬物合為一體則仁仁則成已成物位育參贊
 皆其能事成已成物者師道也師職也故子思作
 中庸亦以温故知新承聖人發有峻極之大道
 孔氏家法也故某妄以孔子温故知新之旨為

子示人萬世師道之極則者此也公在秦所取
 悉一時名碩遷四川右叅政土彝薛兆乾執叅將
 賀磨以叛都御史谷公中虛問計公曰叅將與天
 子孰輕昔英宗北狩于肅愍數語國威益振幸這
 英廟今者豈血一叅將邪各從公議擒兆乾慶竟
 免於害隆慶改元陞僉都御史巡撫鄖陽以上方
 冲年渣政伊始防杜宜蚤乃因境內災疏請勤學
 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上嘉納之太和提督巨璫
 為民蠹公劾其欺悖貪謬狀上為斥逐既而疏懇
 乞骸歸萬曆初詔復起撫鄖陽時書錄建文疏
 事諸臣至革除事人皆諱言之公推行德意上疏
 曰褒揚人之子必先其父則子之心安故褒揚人
 之臣必先其君則臣之心安建文諸臣委質致身
 志節甚偉陛下深為恤錄真厚幸矣但建文君未
 沾曠絕之典恐諸臣有知且不能安受地下亟復
 位號量擬謚法事有繫空名而輿論悉歸人心愈
 固者此類是也孔子作春秋每年必書每時必書
 見天道王政上下維屬不可缺也建文君在位凡
 四年書以革除舉其事綴附洪武間名實紊淆軌
 跡或貳何以補國家信史之缺疏奏雷申舉朝目

為呂言甲戌入為大理卿丁丑陞戶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公在監雅意持風化作人才傲呂公枋遺意疏言舉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監卒業為耻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令弗加間黨矜其資望有司過之隆重身靡所檢而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下舉人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勲胄恩蔭不入祭酒司業為朝廷作人於內提學為朝廷作人於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為生員不才者之逋逃藪與甚且至愚不肖賈貨一入咸則其中太學之汗鹹極矣疏上悉著為令丙子八月駕幸太學公舉虞書無逸章進講上嘉納命坐賜茶蓋曠典云尋以病予告築學孔精舍於西城之陽起刑部右侍郎尋陞南工部尚書卒賜祭葬萬曆壬寅賜諡文恭所著有易談四書近語教秦緒言雍論學孔精舍彙稿續稿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集傳世 續衣生曰予督學川中川中故有大儒祠祀周元公二程子張敬夫魏了翁諸公至明止祀合州鄰更目即司馬長卿楊子雲不得

與焉益慎之矣予至始祀公及趙大洲先生予所胡廬山先生趙故內江人公與先師後先宦於蜀者蜀人嘖嘖無異議云予入黔式先生之墓問其嗣斬焉弗續為請謚於朝嗚呼伯道亡兒中郎有女從古如茲 寧獨先生

參政李公渭傳

明郭子章

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異質十五病肺屏居小樓溽暑散髮箕踞父中憲公富以母不敬傷之即奉而書諸牖日在以資檢束第覺妄念叢起中憲文以思無邪傷之又奉而書諸牖久之妄念漸除恍忽似有得及下樓與朋友笑談樓上光景已失於是專求本心未與人接自問曰如何是本心既與人接又自問曰本心是如何嘉靖甲午舉於鄉蕭然布素計偕以一僕自隨讀孟子伊尹耕莘章則曰堯舜君民事業自一介不取始交際豈可不謹癸卯蔣公信視學貴州公謁之因陳樓上樓下光景蔣公曰樓上是假樓下與朋友談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蔣公曰此猶然樓上意思在硜硜然小人哉公媿甚以為學十四五年只成得一

個硜硜小人。不覺面赤背汗淋漓也。由華陽知縣
 和州知州。擢高州府同知。至則謁湛。其泉先生於
 小嶠峒中。嘗宿廉州公署。夢三蛇。遶身。亟揮杖。蛇
 乃走。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他州吳川吏以兼金
 進。公皆叱之。笑曰。三蛇。夢破矣。金珠非寶。固吾人
 蛇蝎哉。擢應天治中。南戶部員外郎。知韶州府。先
 是韶有二源之役。崔苻之警。未殄。公集諸寮論之。
 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張本。倘多欲
 則身爲谿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盜。
 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敢忘自責。聞者悚息。入
 觀。過麻城。從楚侗先生登天臺。楚侗示入語。近道
 之資。載道之器。求道之志。見道之眼。體道之基。任
 道之力。弘道之量。達道之才。入者關。一不可對。曰。
 渭於入者。獨媿見道。眼未醒耳。鏗必爲聖人四字。
 印而布之海內。嘗曰。孔子無意。孟子不學。不慮。程
 子不著。纖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母意。脉路。即
 夜千思萬索。亦是母意。知母意。脉路。即
 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用力。實無纖毫人力。脉路。即
 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脉路。即
 路任人。只管學。只管慮。都是不學。不慮。擢滇左參

以近溪羅公爲屯田使。公至與之合併精神。學益
 進。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滅。被近溪大喝。通身
 清淡。從出這身汗。自是欲罷不能。所著
 有先行諸集。藏於家。大儒治規。行於世。

知府劉公汝順傳

明郭子章

劉汝順。江西清江人。以南曹郎擢守黎平。二年。調
 松江。萬曆初。復黎平。汝順性簡靜。奉職循理。民悅
 而安之。以廉平著。苗氓初不知學。汝順稍拔其秀
 者。予衣巾如弟子。員請於督學使。者獎進之。於是
 乎民知向學矣。五開衛軍。糾衆稱效。方首禍。憑陵
 官府。殺畧無所憚。或告汝順。汝順捕問之。面侮汝
 順。汝順計異。屬不可窮治也。麾之曰。第往。且視若
 所稅。駕矣。款軍跳梁。益甚。逼汝順。不與。居衛城。爲
 避舍。潭溪五開。近自弗安。徙靖州。汝順居靖州。密
 案。款軍諸不法。狀治爰書。會上擢汝順。爲四川按
 察司副使。且行。盡發其臯。上兩臺。於是始逮捕其
 渠魁。王成。潘應星等六人。調戍邊。其後萬曆八年
 款軍又亂。據城。攻剽湖廣。巡撫陳省發兵屠殺之。
 盡案治其黨。郡中始平。人以茲故。附五譚六譚。始

末萬曆八年夏七月五開衛軍叛五開楚屬也其
 心未嘗一日有黎平當國初時苗彝常內侵四郊
 多壘猶與府戮力禦苗孝廟以後邊境漸無事軍
 彝皆富則猜嫉轉甚居常合眾為款借號曰禦苗
 誨其屬陵轍府僚亦不有監司矣嘉靖十七年副
 使朱藻按部至五開款軍周泰等大譟不果納縱
 火焚其司門朱度不可制亡走靖於是款軍揚揚
 謂計得也誇張愈甚二十九年軍周宗劉芳等捷
 守備路良於衛堂縱火焚府門三十九年上黃潘
 老寨彝與軍相讐知府張廷桂往勘五開噴不約
 會使其眾捷張知府擊碎其公座四十二年捷守
 備姚紹武四十五年捷守備魏麒王成潘應星兩
 人者鄉之霸惡倖也素無賴款軍起因相倚為姦
 會新化所軍與潭溪民爭婚眾主諸軍攻潭溪遂
 啓局庫出兵器橫行縱掠諸富室無所憚知府劉
 汝順召問諸軍面侮之萬曆元年汝順赴貴州城
 軍懼其愬已也阻不與出城已而率眾逐之潭溪
 又逐之靖居亡何遷去始發其臬上兩臺乃按逮
 王成潘應星等六人調戍邊款軍稍戢於是成應
 星各案問賊至二百餘兩閱數年不肯出別愬諸

軍分坐之衛司捕報乘間受為理而陷其利軍忿
 不堪復鼓譟起八年六所軍劉應胡國瑞盧國卿
 周官姚朝貴劉高各率其黨號六譚又傳本刻糾
 天甫銀賴諸苗賊為應援者凡五司號曰五譚劉
 應者指揮劉璋戶丁也璋懼禍及己陰使人刺殺
 應胡國瑞等知之譟起焚掠劉璋家欲殺之逼出
 銀三百三十兩償劉應命縛百戶恕學仁刈其髮
 砍其指令自裁一日中撲殺所憎陸繼先等六十
 餘人是時守備林維喬奉命移駐五開國瑞謂眾
 曰鳥容彼處此為哉吾曾且大不便悉焚其衣冠
 圖籍逐之萬福山始閉城門建號稱變矣衛司捕
 嚮所挾取於軍甚眾將其心焉焚其居舍畧家產
 索償牛酒贖鍰無算九年夏右所軍與中所軍爭
 摘豆葉國瑞奪亦格殺彭玉彭大武父子及射中
 仆地者五人苗尙萬入城互市因抽佩亦殺軍一
 人國瑞捉之自臨演武場宣令斬其首於是銅鼓
 靖州中潮龍里諸軍皆嚮應猖獗先後巡撫兵憲
 屢檄下所司撫諭之竟跳梁不解是年湖廣巡撫
 陳省來代始疏於朝請討之其十二月調諸路兵
 四千餘人省駐靖州分遣叅政賀邦泰僉事龍宗

武參將鄧子龍各帥所部擣五開國瑞盛服張蓋登城牌大呼曰若有精兵吾固有堅城時衛司捕亦領一麾薄城軍怨之未已礮其妾擲城下曰今日猶能挾王成取吾財乎兵圍城急則諸軍脅從者寢悔稍稍解去龍僉事規知之帥所部火攻其東門諸軍爭救東門遂分兵入北門擒盧國卿周官及斬馘數十人撫其脅從者弗治胡國瑞奔西門亡去尋獲之於武岡俱論死遂平

都御史江公東之傳

明鄒元標

新安海內名區也故稱財窟今稱才藪名碩項背相望以予所觀記若吾友江念所中丞者大節冷洽置諸古司直中不知雄雌乃以用兵詘歿予聞世之人不亮其初終猥流俗之毀譽也作江中丞傳中丞名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歙縣人也宋有汝剛公者由三衢來倅歙遂寓歙長子孫其苗裔汝楫為邑諸生封待御者即公父有奇徵而生中丞登萬曆丁丑進士為人魁梧倜儻初仕行人轅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既官御史勃勃有輪志江陵柄政與馮閣表裏為奸兩人以徐爵為轂江陵外言非爵不入馮閣內言非爵不出爵又

時以獨計令兩人交疑交驩兩人者不得而測其覘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歿益橫無忌公默自計曰夫此么麼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為腹心病在腹心不治即盧扁望之而走忿而疏爵不法狀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於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公於是益感激恩遇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戍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復何言公亦笑曰為歿御史鳴冤王曰歿御史誰氏公曰劉臺王愕然曰誰尸之而誰冤之公曰即乃公王跟踉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曰儼公矣璽書督理屯政畿輔畿輔人聞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烽起黑谷關邊臣及諸帥掩諸幣以功聞為按臣李樞糾發上命公輟屯政往蓋異數云重臣復有為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之生平不敢負國欺君亦不敢故入博名高說者慚而退至則諸掩飾詳密無所得聞公佯出郭外觀園蔬青映人立命健兒取畚鍤來掘蔬下窖歿者枕相藉而創痕尙血漬未乾諸將始伏鼻公竟據實報坐諸將歿邊事

大振丁御史此呂叅江陵科場諸作奸者海豐楊
 豕宰謂御史言過誅求具疏叅御史外謫公適自
 塞上歸攘袂起曰十年來以賢書為奸藪者人知
 之豕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叅楊言有所為人不能
 堪公言最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禁私宮皆不
 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上無弗嘉納也者
 有詔江東之盡忠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謹晉
 光祿少卿陞太僕少卿是時諸官輦轂下者皆江
 陵舊人多回面內愧心熱又恐人暴其短從旁擲
 揄諸少年不察遂有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
 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善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
 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擊公公力求去上使使
 至皇極門諭畱又異數云亡何公又言大峪山事
 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免歸
 而有胡夫人喪大事既襄築室瑞陽之阿曰吾將
 老焉上手詔起公知鄧州陞僉事備兵沅州尋轉
 南光祿少卿入丞大理晉左少卿署卿事所平反
 甚多會與銓曹異議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擘畫
 多大猷惠民有局備荒恤武右文有田寢曠稅有
 疏障下流有堤皆其鉅者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

擒烏撒賊平高寨苗俘獲百餘人上聞賜金帛
 差最苦心者播賊讐五司五司在黔門庭中日苦
 殺戮公以赤手枵腹鼓舞數千兵士即不支乃其
 心在報國足錄而諸臣未履疆場乘公致仕以文
 墨繩公得削籍報公遂飲恨歿嗟哉元標兩入朝
 咸席未煖去與公跡甚疎心最偉公者一不能及
 公者二公艱子娶武林婦偵其夫固在也禮而歸
 之此所偉公者也同年舒比部疫歿餘一子公人
 室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謫
 讒言蜂起公獨以身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
 道喪吾將以身為餼羊此所以愧公服公無能起
 公九原而下拜公也公子爾松痛先公沉鬱即世
 數使使來索公傳予折簡曰異世必有董狐為子
 尊人千秋者予即欲握管有懲於吻不如無傳爾
 松督之急予謹撮其大概觀室者觀其隅中之巍
 峩可知也爾松以為畧世必有野史以增吾未備
 者在矣論曰江公以言被上寵命數矣其被寵命
 也朝臣側目者曰此必有陰為地者乃寵者之獨
 不勝忌者之力一言而晉寧再言而歸三言而削
 籍有為地者如是乎雖以明聖如上亦不能不為

援柎乃知蓋臣孤立一意明君樂謹言旌譽謬也
於今日良難哉 鄒爾瞻書江中丞傳後客有習
中丞者曰以中丞風猷稍稍儉德當自完璧惜不
習兵用兵卒取困予曰子謂中丞困乎人臣事君
在盡心力否耳中丞撫黔誓不與賊俱生天日為
昭倘遭其變為顏之罵賊馬之裹革其所優為不
能以一劍酬主者天也客曰中丞如輕發何予曰
奔蜂攫體子搏之乎曰然曰子奈何議中丞輕發
耶賊日持干戈各苗蜂屯蟻聚川原厭人之肉流
人之血若坐待其變無論不為城池人民計即穴
匈公所不計且辱國矣故議中丞輕發者是處與
室未觀江濬風濤之惡而咎濟者之舍溺也曰吾
固知江公苦心但當審而應曰子以刃與槌較孰
勝曰刃勝以一人與千百人較孰勝曰一人而敵
千百人其數不勝曰子既知如是而復咎中丞不
審而應乎曰古有以寡敵衆轉弱為強者何術曰
寡與衆弱與強非大相懸殊之謂也黔與蜀貧富
衆寡強弱何啻天淵總督大師未臨播兵一指綦
江城破殺兩名將伏尸流江津重慶騷動黔行之
乎夫以一彈丸地無兵無饑公徒以一腔孤誠結

據捨懷中尉而為將市備為兵歿鋒鏑者自效耳
妻子戚無怨言非得素拊循士卒能然乎客曰然
則中丞一無遺議與曰有曰何曰吾聞自古未有
無居中調護而能成功於外者公自閣部及要人
皆與之齟齬一有磯中時露白簡即功其孰與我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以葬治葬從古已然安之與
播蟠互糾結其來已久即罪當聲討孰為後先不
度力而縻安驅安而與播合陰以抗公顏行播固
播也肘腋之播不可邇也是公不濡忍縻葬而過
之深也公之意曰吾以天朝殲此小蠹如泰山壓
卵然不知泰山高不可邇即一播後來諸君子所
以請兵請餉左羈右縻數年艱辛萬狀者何如矧
公直兩播為之阨哉九原而作公當以予為知言
雖然公清風愷澤遍於黔人黔人聞公沒至樹棹
楔思公吾友郭中丞相奎繼公後亦謂公遭時之
艱極身無貳慮可念沒世不忘於公見之此豈可
知力為哉客曰不以成敗論人而中丞一腔真心
得先生益明先生言公而核非先生往履黔習黔
事不悉也請藉之異世當不謂先生阿所好者
郭子章曰予著黔記凡名公傳止載黔事不及其

他例也即江中丞傳亦然而予又思夫後世不睹中丞之全也因友人鄒爾瞻寄所著中丞傳并刻於後庶幾後世讀黔記者知中丞黔政讀爾瞻傳者知中丞大節嗚呼備矣予在楚與中丞潘泉同官比承乏黔與中丞先後同官乃中丞齊志以物而予不能一伸白也誠媿之矣誠媿之矣

明李維禎

貴州布政司參議王公山東新城人也沒贈太僕少卿故稱王太僕復以仲子少司徒貴贈如其官故又稱王司徒云公名重光廷宣其字居灤川因以為號成進士由司空司徒郎歷藩臬皆知名獨貴州最著貴州分守貴寧安平後先三載多惠政獨平蠻督木二事最著舉其著者永寧宣撫司所部有羿蠻焉凡四十八寨其地日落洪通四川九絲而時蠶食貴州之永寧若赤水諸衛景泰天順弘治迄嘉靖初大興師討之甫定而我士馬物故畧相當矣歲甲寅蠻杜皮以私忿殺其賊張狗兒合卑白兩種蠻三萬寇當路塞焚廬舍廢置繫男女旄倪不時贖輒剗殺之所過擔石之儲無遺者周道千里鞠為茂艸焉是時新營三殿貴州

當採木木產諸苗而以羿蠻故方命大司空莫知計所出撫臣高公廉公知深而勇沈傲以便宜行事公集薦紳大夫若鄉三老若博士弟子員曉暢其要者咨詢蠻所繇叛與其道里險平種落強弱虛實日吾知所以辦此矣夫蠻非敢仇中國弑其長虞不免誅困獸猶鬪耳今將盡爾薙之必徵師數十萬餉金稱是且非累數歲不可其如民何蠻負固謂我厚集兵而後敢入徃不設備時平時乎閒不及謀帥宜神速也彼所與非我族類迫而散走亡命匿藏我兵深入大索將奈何故蹊隧宜杜也乃廣閒謀謹斥埃趣取保而部署諸材官有膂力心計者得指揮使桑珪以兵三百人守水落古隘路指揮使桑珪以兵三百人守得要關指揮使李萼以兵五百人入石圓坪衷甲啣枚具藺石渠荅虎落木樵校聯不絕而公身率部下敢死士千人以千百戶袁儒林成棟等分領之日不入虎穴安得虎子為師期宿而至落洪不如約者有常刑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將吏以公素不貫金革叩馬固留公怒斬牲示戮唯余馬首是瞻却有如此牲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縛馬舌出火竈行頭皆

官帥攤鐸拱稽既薄巢窟蠻寂無知者公乃周麾而呼鳴鐘鼓丁寧錚于士譁卸距踊屋瓦皆振聲動天地灌脂束葦熟之光明炫耀勢熏灼人蠻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竄東西則丘東陽等扼吭犄角一二潰圍者立磔之蠻乃大哭聲亦動天地酋長肉袒伏斧質詣吏請死公令舌人召其酋數之曰何以謝吾死亡者則取首禍榜笞數千刺剗甚者皮面決眼剗和門下何以給吾被鈔鹵者則願以苗俗十償一何以明不叛則棄其鎧弩散髮獻體無持尺寸兵何以明久要則棄箭牌軟三物血乃釋酋縛于杖衆羅拜乞哀公始貫之衆復羅拜公率而北鄉呼萬歲者三爲更約束易置軍吏而退是役也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貴人所爲日夜切齒腐心者一洗之手舞足蹈謳吟不絕口撫臣上功請加爵畱采木上褒勞之而俟功竣予殊擢公益感奮勤於其職隨山刊木若果峽口大落包霧露溝卽土人所不到無不畢至山則綬釘於屐水則浮一木渡瀕死所者數矣有王張兩指揮者竟歿而公乃賴天幸得免跋涉自如客風公何自苦乃爾公曰天子朝會無所臣安得有家諸苗

以異材効公顧絕壁萬仞下躡不測之淵巨石衝貫其中人力末如之何公齊沐露禱爲祝嘏詞三章以告神忽大雨萬壑鼎沸木不蹙而馳一息踰數舍衆驚爲神助而公廢寢食衝瘴厲經年不少休疾在法中不起矣撫臣以聞下禮官禮官言公砥節奉公歿而後已宜有贈卹上詔答曰玉重光忠勤可憫其予祭一壇王張兩指揮給葬具又三年三殿成太司空言貴州木甲諸路而公功爲冠事竣加爵有成命在上贈公太僕少卿貴州人爲立祠配文成侯祀號曰二王公嘗與李參軍爵都肄士一發九矢如樹而貌文弱粥粥若無能李深愧謝居平署其門楣曰赤心報國直道事人病力思飲雨水頃之雷雨大作復口占有小腆魂飛忠臣福屈之句其鞠躬王事孳孳汲汲雖彌畱不少恇懼如此到於今諸苗經公祠搏頽作禮然後去旱乾水溢讓賽受命如響于姓禪其業起家八座九列侍從方面若登賢能書者數十曹海內稱右族則山東王氏首樓指矣舊史氏曰余入蜀承乏攝督木亭而播會方蹂躪川貴軍將覆沒朝臣相視而嘻無論費不貲蓋民之歿亡者數十百

萬矣木出蠻方冷積者佳馬應龍攘之播亦園奪
我商木無筭在事之臣誠得如王公材諳苗不為
便而為用我不喪兵而可坐致木視今日利害不
相萬哉余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語有之活干
人者封公所活倍蓰矣生不封歿而尸祝之子孫
繩繩賁相望於鍾鼎竹帛開天有顯道詎不信然哉
少司馬忠簡張公紳紀畧 明扶 綱
公諱猗號鶴樓廣西馬平人性穎慧好仙術不求
進取幼失怙家無儲資勉奉母其旨一切交遊淡
如也邑人以為有茅季備風一日縣官過其門前
導後隨母曰生子不當如是耶公始感奮務舉業
鄉試輒效尋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嚴嵩當權論
者多中奇禍公慨然曰事親竭力事君致身古之
義也乃撮其專擅事關幾務者上之坐妄議大臣
遣成都勻既至語人曰學問之道所以涵養性情
吾諫不行必學有未至於是作讀書堂益勵讀書
勻人詣就教者悉心指授又作問月樓登嘯其上
多所著述後鄒先生比之為楊子雲焉都勻城西
有山形肖蟒環城透迤數里嶽嶮巉削絕巖齒音
公闢徑而登悅之為建真武觀鑿石得泉披雲得

圖延僧以居自是山益有靈時片雲起俄頃與天
相接不崇朝而遍雨四境霽則霞彩光映曉日光
升落輝暉影可預兆陰晴謂其有龍之德更名龍
山非直取形似而已公所居處每至夜半或聞空
中風雨聲起視艸頭蕉葉之上噤爽如故繼而有
人見公束艸為龍莫知所用無何有客來自柳州
云公將母惟謹然朝出暮歸突與人見勻人訝曰
公固居此自若也於是始疑公得神仙之術或者
如王喬飛鳥已事云會嚴事敗露復公故官累遷
左少司馬正直立朝卒諡忠簡明史載之而不及
其在勻所歷狀
余故紀其畧焉

少保忠介鄒公元標紀畧

明扶 綱

公諱元標號南臯江西吉水人登萬曆丁丑進士
觀政吏部一日早朝見廷杖者問故有人答曰此
書生妄議江陵相奪情事杖之固宜公嘖嘖稱羨
退而自計曰吾幸讀書知重綱常有以律已又幸
而第當以匡維國事為任吾得與諸言者同杖足
矣密自艸疏上之太忤有旨廷杖既杖江陵猶憾
未置論成都勻道由九江計抵吉水甚近公過弗

問明時謫官得持故官體統即有編籍軍伍惟其名而已彼處官司不得繩之以法公笑曰此非所以尊朝廷也奉法無稍踰初就張忠簡公讀書堂居焉謂問月樓可當天祿閣備加修葺廓而大之為鶴樓書院進勻庠諸生講習其中文衡徐公為更建雲龍書院扁其堂曰天地正氣堂表其坊曰理學名儒坊公當蒙難竄徙時徐公獨能闡揚幽隱亦足傳矣徐公諱秉正謂公深明程朱正派宜為學士大夫宗於是勻士翕然歸之號雲龍社陳公尙象時為諸生獨能得公要領居六年引掖後學如一日家數千里母老恒與一見公乃移家來勻若將終焉常與尙象輩言朝廷事輒慷慨悲歌義形於色至處日用之間惟種蔬自給無戚戚容遠近士流負笈趨風會有召起授吏給改小天官尋改司寇郎諫礦稅坐黜未幾召還稍遷尙寶司丞晉同卿擢侍郎終左都御史卒贈少保諡忠介公文章事業可紀者衆茲僅摘其戍勻所
有事以備明史之不及蓋終始公之辭云
光祿卿給練陳公尙象傳
明扶綱
公諱尙象字心易其始祖慶南直定遠人洪武四

年以指揮調都勻衛命世守焉卒之日子景幼慶以封疆故弗任請傳任原為其賢也原有勇畧尤重文事時居定遠奉調至益增慶之政建學修城賑饑撫苗勻人德之於其卒也從祀文廟子輔襲晉級都勻輔子趨趨生純純生大賓大賓業儒棄弗襲公繼厥志時鄉南臯先生來成公執弟子禮講求不倦乃盡得其所學萬曆己卯領鄉薦捷庚辰進士拜中書舍人得與閣務在廷咸推論之考選戶給值河南饑甚歿者載道而吏河南郡邑者猶比風連民益不堪公乃曰大丈夫身許國家當以天下事為己任即不為宰相幸有言責何事不宜入告矧予職在戶垣而任有司者追呼以重苦饑民吾不忍也抗章請捐詔可於是捐河南帶徵逋糧至七十三萬有奇又請潞藩之國廷臣以為能務國體上亦雅重其直復疏稱浙運造丁之苦獲免牛役勅巡京營一清宿弊仍奏減光祿經費俱得請公既受上知益圖報稱嘗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錦衣以下諸不法事無禮孰甚即日劾罷廷尉為之平肅生平尤好汲引人才己丑同錄武會得探花一人辛卯典蜀闈鄉試

絕請托之門拂紅紗之照所列賢書七十六名授南宮者十有一繼登者又十有七焉陟刑科左給事天下想望丰采公方極言儲事遂不及其他章上同日被杖者六人公名在第五以次而杖斃者三人其第四人幸未死公杖至二十有太后旨免趨出朝公曰吾批逆鱗幸未殞當以餘喘再請請之而得雖死不恨矣翌日有旨削籍公在垣當中八年及出都門惟有清風候道明月隨車抵家依然一素士庚子復故官因母老弗拜又十二年卒追贈光祿卿予嘗讀萬曆朝章奏公疏歷歷具在天下人僅傳其預儲教一事余故表而出之使後之君子知吾勺有諫臣陳公者學有所本也子時康襲指揮加守備時楊時寧特行孫朝仰朝壁朝薦曾孫梁澤世澤天澤俱庠生

長史鄭公安民傳

國朝劉謙吉

鄭長史名安民字敬修少侍父辦三殿木至都少宰李旭山公誌器之以貲貢判河東長蘆鹽運使陞四川提舉崇禎二年轉蜀府右長史王官例需次五年就官兼管龍安府同知駐青川所所軍三百無衣甲器械公捐造復募壯勇教習之條上守

禦方畧七年秋流賊小紅郎等大合眾窺川公恐渡白水易為衝突乃親率所軍夜出朝入示之有備援兵至賊已宵遁疾追敗其眾總兵羅尙文疏功陞賞有差丁父憂服闋蜀王疏請仍留府中長史左移食正四品服俸十一年賊由川北犯省公守城西角樓無患十三年賊復入川北由兩資橫抄仁壽等處直薄成都公守南門退賊時十五年設川東川北巡撫辦勉川自兩被賊擾而元氣已耗矣公感王寵遇益隆每燕見輒進規諄切必言布德施惠抑強宗循祖制尊欽差重臣協和有司以重屏翰王雖嘉與其言不能用啓三上唯唯而已十六年九月朔府官宴罷隨王入至宮門伏地號泣直陳時勢危迫補牘以進王亦感泣謝之十七年三月賊陷帝京報聞王與直指者論勿協時張獻忠破荆襄駸駸入川東矣拔夔門攻重慶東撫陳公士奇歿之公知蜀不可保遣僕問道歸黔判書尾曰此身將以許國勿為念八月賊自涪渝而上無有以一矢加遺撫鎮議守城公守月城樓賊不能下乃踏奏凱營至初九日黎明轟北角城崩數丈遂陷公疾馳王所及府門宮奄皆狂走曰

王赴水王赴水公入見狀於是伏橋上泣三叩頭躍起大叫曰今日肯令我王獨死此所乎躍入橋下抱王屍歿北撫龍公文光亦赴錦水歿直指劉公之勃同內江王至河被縛樹射歿皆重臣且後歿公一長史官王府歿於王府炳如也公少時父怒召至門忽卻母曰兒何不速曰吾聞命顏色不怡姑緩受父撻耳河東歸時庶母何氏忤太母意父怒逐之歸何有娠公切諫不從迎返別室生弟澤民何尋卒就公妻乳哺及長登崇禎庚午鄉薦以公父所置宅讓澤民自為別業凡田貨奴婢如之任提舉時署隣水大竹遂寧三縣有廉聲於遂獲交李如石先生每見忠義相勉嘆曰今知人品不是一日做得李如石先生名實癸未進士為長洲令有惠政吳下自甲申僑寓葑門野服與農夫往還即來仕顯位者造廬求一見不得既沒吳人俎豆其鄉淮陰子曰余出李少司農子靜師門函丈時說鄭長史事授錦太公如石先生初相見不易麻衣嗟乎此宰所以重澹臺滅明也余之謂曰爾小子為之傳

潘思

國朝吳中蕃

思聰貴陽人維岳子也維岳舉嘉靖丁酉鄉試歷任昆陽守守以清白聞思聰援例起家司武定府獄雖在下位能以仁厚存心舉厥職時武民樂應舉為仇家所訟郡守捕治獄未竟忽中仇家蜚語守恚甚欲得應舉而其心之夜召公密語意在明日即不欲有生應舉矣公聞署仰天太息曰上帝好生人命至重殺人媚人之事吾不能為若以此獲罪視去一官徹屣耳亟呼樂氏戚屬語之曰此事羅織已成非上控無由得白樂從之翌日入見守曰夜來事得當未公曰不可守盛氣相加將遷怒于公公徐曰聞彼已遣人赴愬于臺使比來追攝無生應舉奈何守悚然乃寢其事及臺使按問應舉果直而應舉生然樂初無所託于公公亦未嘗有所希于樂也公在官隨事體認天理皆類是然終以位卑不得行其志慨然拂衣歸公既歸樂氏感公再生德建庵肖公像以祀厥後公長子潤民以鄉試第一人成進士讀中秘書歷官中外在滇尤久分守安普兼攝學政備兵曲靖分巡金滄以至晉陟左轄仲子濟民萬曆庚子鄉試仕至漢

州守公冢孫馴登已卯賢書為蒙自命次子驥以
 恩選令羅次遷崇慶州守食報于滇者已四世矣
 及公曾長孫德徵亦舉鄉榜兼守武定庵與像猶
 存樂氏子孫世奉其祠德徵仰奉先型傳為治譜
 武人愛之不啻諸葛瞻而樂氏之奉祠者畱其家
 于武郡因得免于庚申之難論曰人事莫要于
 為善天道莫顯于報施是二者恒相因而可必不
 可必與焉其可必也如梓之應鼓其不可必也則
 分道而背馳天道難知自古慨之此善不善所以
 並行于天地而致疑于造物之有無也久矣然善
 可為而不善必不可為自人事之當然使為善而
 必責報于天則不報遂可為不善乎不為善將遂
 可為不善乎惟不報而為善則其善為至善善
 之至者天究無不報人定所以能勝天也夫善之
 可為孰如救人東海于公治獄多陰德自高駟馬
 之門晉國王公以百口保符彥卿竟啓三槐之堂
 古今傳為美談著為明效然吾謂二公雖無責
 之心猶未免有必報之意若思聰者以獄吏而
 郡守又教之控以生全之此何嘗望其報而天
 報之既昌其後復全其家始之終之皆於武定為

為之者無心而報之者如有意我是
 以知善可為而不善必不可為也

守棺孝子傳

國朝吳中蕃

貴陽人不知姓名天啓壬戌安叛圍省城外居民
 爭入城以避孝子居郭外獨守其母棺不去賊至
 城下義之不加害後餓死於柩側論曰人生難
 忘者父母也父母之愛其子甚于自愛其身使其
 子而遇水火盜賊焉不惜以其身救之至于子則
 不必盡然非其忍於親也以其身為父母之所愛
 一旦捐而殉之是與于不孝也此曲體親心之說
 勝也若夫守棺之孝子其心則異是孝子曰吾親
 之棺在是即吾親在是今賊鋒已近吾親之魄得
 無恐乎吾舍之而去是舍吾親也吾不忍舍吾親
 則終守之極存與存柩匹與匹如是而已安知其
 他乃賊義之而不害賊亦自有其親耳然何以不
 周之而聽其斃此其所以為賊也蔡順母終未葬
 里中火發逼順舍順抱棺哀哭火遂越燒他舍賊
 曾火之不若乎意孝子必有不義賊之食而弗食
 故賊亦聽其死而不之救也彼入城以避者卒不
 免于餓死而孝子亦餓死其餓死則同而所以餓

死。者則大異矣。使孝子而臣必能為負。幼帝之陸秀夫使孝子而友必能為甘。凍。死之。年。角。哀。矣。吾不知孝子之姓名也。但表其為守棺之孝子以為元為子之勸。

胡朝棟傳

國朝吳中蕃

朝棟衛干戶性慧見義勇為雖死弗避也明崇禎癸酉西賊安位就撫遣其目把周世儒來議世儒逆賊安邦彥之謀主也先是王中丞之敗實世儒陷之黔之人士惡其反覆陰言于督府朱公燮元請誅之時督府意在干撫恐敗乃事不許于是舉國大譟遂擁軍轅無上下禮竟取周世儒而擄食之巡方蘇琰聞人也嗾朱公具疏以變聞斬朝棟等四人以殉餘俱重杖朝棟臨刑引頸就刃毫無懼色後朱公歿于任將卒之際猶或見之乃鳴金遍白于黔城謂為蘇琰所誤云論曰壬戌浹歲之圍世儒實為戎首黔之人士父兄被其困斃塋墓任其掘發仇在不共義不反兵况又陷覆王師隻輪不返滔天之惡法所不容乃敢自來請撫其胸中目中豈復知有三尺哉若非朝棟等憤然一擊撫事終未可成即暫成不久亦敗何則我之

虛實為彼所窺也光武遣寇恂擊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之恂不應斬之遣其副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欲降急降不欲降固守峻惶懼即日開門降諸將問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交得其計殺之則峻喪其膽是以降耳由是觀之則謂朝棟等有功于督府可也胡為抗疏而誅之快賊子之心宜黔人有殺良媚賊之恨至死而不心服上請于帝卒為厲鬼以相報也嗚金之悔遲矣哉嗚呼緹騎捕而五人之墓以傳賊目擊而四人之身為戮明季之罰如是尚可謂之無冤濫乎

李節婦石氏傳
節婦石氏印江處士石某之女成化己丑年六月

二十四日生弘治庚戌歸李宣姑歐陽氏嚴重石

事之每可其意好治麻泉蠶繭性樸實貞率衣著

五六載不易幃闔中華靡相向石獨以儉約處之

無耻色弘治乙卯年宣卒遺孤二長綻四歲次族

歲尙未週家素貧艱窘萬狀或勸其嫁泣日遺孤

奈何且歿之日何面目見君子於地下乃紡績以

撫二子嘉靖乙未臺使鯉湖王公按郡旌以禮幣

是年七月十五日卒葬鯉魚浩宣墓之右歸宣時

二十二歲宣卒之年二十七歲孀居凡四十年卒

之日六十七歲栢泉子曰余他日讀春秋見說春

秋者謂春秋常事不書是矣至於紀叔姬之卒與

其葬則亦疑若常事然先師仲尼至備書其年月

若日而弗遺彼一國之君與其夫人若當時之公

卿大夫是何其名寵貴盛也乃泯然或不見於

策書心竊怪之既思春秋之世功利熾然人心大

壞至於龍蛇戰野賣國弑君弁髦名器而秉節守

義乃獨見於一去國無歸之婦人仲尼安得不贊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九 三十一 三

婦石氏慨然長嘆為一泫然焉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蓋古今之同情如此余媿非其人不能使節婦
永有閨於後世如紀叔姬也雖然庸詎
知世果無其人乎感事悼時廢書於邑

梅節婦熊氏傳

明郭子章

節婦熊氏郡人梅紀妻也年少艾歸於梅秉性端
肅寡言笑姑吳氏治家嚴甚氏善事之卒以孝聞
事夫謹隣里殊愛之未幾紀物故氏年甫二十有
三即杜門屏跡持志甚堅遺二子長名月次名雪
氏日居紀木主旁訓月讀書膝撫雪緝繡自給每
督月伊唔至午夜方就榻若月課誦稍懈即引跪
木主前號泣鞭撻之已復曲諭日吾不即偕汝父
同枕泉壤者與撫若輩他日成立所以報若父者
方大耳即孤惟終身寧所難乎後月學遂大成登
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川南道雪以孝聞隨有長孫
惟和登己未進士仕至廣東道御史巡按山海二
孫惟用亦獲明經科三孫惟台由壬午選貢任蜀
納溪縣尹五孫惟詩登癸酉賢書授任中牟縣重
孫豸中戊午亞元任北直隸完邑宰迄今子孫繁
衍昌達為習安望族焉氏於嘉靖年間奉旨旌表

一明士大夫贊頌嘖嘖大學士徐階狀元楊慎總
戎張傑俱有詩歌揚顯之氏享年九十三歲凡守
節七十

年而卒

辛節婦邵氏傳

明陸懋元

大宜人姓邵氏郡生邵斐長女也年十五適同郡
誥贈奉直大夫嘉禾生子四人長應壽次應秋次
應春次應律二十七而寡哀泣殆不欲生孝事舅
姑且善教育諸孤子牟氏值中衰舅老而諸孤稚
里中巨奸及族惡少咸異其嫁泊舅姑繼卒而為
不吝者倩媒踵相接也氏舍憫絕之故人雖拂怒
而不忍肆其毒火且愧云時氏甫三十餘郡梅節
婦薛節婦謂之日數似之雪累尺之水寒可知也
母戲涉不終而難進退氏且泣且笑日若然乎吾
試為之决志苦守足不下堂階後二十餘年而子
壽仕粵叔子春仕虔就養虔粵教二子以靜治殷
殷於移孝為忠體慈為惠之語凡二子之以能膺
薦擢者多得之慈訓焉迨歸鄉母儀為郡婦則名
動數百里婦女皆勉於賢以與其歡而不賢者深
藏急改惟凜凜于氏知之也鄉邑屢謀舉其行氏

論諸子止之曰舉以揚幽最宜公道今恐人以吾
 子貴而疑為私則無以勸窮鄉匹婦矣故延至今
 崇禎十五年壬午氏春秋八十而公論不可止呈
 其事於有司撫按列疏上請有五十餘年有如一
 日誠可與山岳比操日月同明之語勅建坊旌表
 坊名貞節余分巡此土悉聞素行景仰已久特節
 婦持身嚴肅即至戚且不得識面命下之日余同
 郡守捧檄往賀乃幸一見焉雖白髮皤然而升降
 起拜纖毫不苟余亦竦然成禮而返且聞其謂所
 親日守節原不幸事而舉揚尤非老身初意也然
 老身至今日亦可無媿於梅薛二母矣余既景其
 懿行復炙其嚴範爰為傳以教吾民企誌勸勉云
 貞烈吳氏為黔普安人直指蔣公克達之母也幼
 嫻內則列女諸書年十四適封翁蔣公橋為繼室
 撫前室柳氏遺孤以聖善聞既生丈夫子二女子
 一直指公其孟也蔣雖望族然封翁以槩觚自立
 不事米鹽以故環堵蕭然一切饘粥之資襍佩之
 贈俱取辦于貞烈十指問相夫勗子為時名秀深
 淺泳游者垂十六載蓋不止三歲食貧已也壬戌

蔣烈婦吳氏傳

明范鏞

安亂攻圍州城封翁奮起艸激與當事分戰守任
 久之援絕城陷賊執封翁幾死貞烈請以身代賊
 將劫之行貞烈指火光以給之曰吾家在彼請為
 若發所藏賊信之引至其地遂躡身入火嗚呼何
 其決也先是前室子克修以足疾抱一女肩戶自
 焚貞烈之母其氏拾刀自刎其姨適邵氏者見其
 入火亦挺身就烈焰中貞烈此舉可不媿其母不
 媿其子不媿其姨矣是時直指公以被掠轉入彝
 窟封翁亦踰奔滇閱四載歸聚如故封翁且以
 上雋應恩選又何異也迨丙子直指公登賢書鄉
 人士壯其節以上巡方馮公廉其實以聞遂沐綸
 旌表間曰貞烈舉十五年幽衷浩魄冷蛻枯塵
 始生生耳日何其人也雖然終麟編一十二公唯
 伯姬以義著迄綱目千三百載唯徐毛以死書夫
 喪離難辱何季無之深谷窮簷詎乏慷慨或湮而
 不傳或傳而不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而貞烈獨
 得闡於後人列于采風颺于冕黻海內碩彥相與
 銘之誌之歌之誦之又何幸也歲在戊子予忝黔
 督直指公銜命與予共勦勘定出貞烈錄一帙索
 予為傳今六宇板蕩黔以區區再造猶未及世兩

經大患忠義接踵予雖未罄表揚然如貞烈固不可不傳俾夫冠進賢着整兜為朝廷守封疆者聞風興感庶幾節概自砥湯火罔避必不以扶輿正氣其遜脂奩是則直指公求傳之意也夫是則余作傳之志也夫 讚曰觀貞烈之所為豈猶夫婦人女子哉以婦人女子而猶若是亦可以媿夫不婦人女子者矣身後之光豈偶然耶

三節婦傳

潘綬

敖氏孝廉敖應徵女也年十六適孝廉鄒先魯先魯艱於嗣任祁陽令復娶廣陵楊氏及同邑李氏為妾鄒以計典調任送家眷歸里赴京補選舟次銅仁為苗所劫溺歿敖氏與兩妾年皆少無子女聞訃之日即與兩妾長齋禮佛同志守節終年坐臥一室雖至親罕得見時滇黔迭經寇訌丁亥秋兵猝至剽掠敖氏聞之商兩妾誓必歿即裂素帛三婦各懷其一亂兵知不易奪止掠財帛去竟無犯者然三婦益貧落僅僕逃亡畧盡則緝縷自給傭隣婦代薪汲戊子己丑間斗粟數千錢人相食三婦至食枇糠苦益甚而節操愈勵郡中人無敢

以非禮語相及者後忽有平茶土官慕楊氏色以先魯會通彼債未償欲聘之楊氏號哭三晝夜以水不入口事遂寢其後送媒者屢楊氏兩次自縊皆以救解有偽參軍以威脇至縲綫所楊氏飲藥歿逾日復甦自是毀容自絕兼之敖嚴氣正性人不敢輕犯遠近高其義遂無敢再覬覦者然楊氏日哀癯或歿展轉毀瘠且病未幾遂卒敖氏李氏殞殮盡哀既葬復閉戶自守至乙未九月敖氏以病終李氏號哭過毀遂得疾臥牀不起相繼而亡思唐人言之多泣下者錢邦芑曰苦節不常有乃一時得三人焉又萃於一門奇哉要之三婦處此有極難者無子一也苦貧二也遭亂離遇強暴三也嗟乎士窮乃見節義非百折以成之三婦節烈何由而著哉或曰敖生於禮義之家其貞操宜也楊氏卑微而志尤苦應別為傳夫二妾之烈非敖氏倡率不成述之以待後之尚論者

王節婦劉氏傳

國朝陳龍巖

節婦平越人母姓劉年十八歸郡庠生王家柱執婦道勤織紉佐家柱讀業益進試輒前茅三入鑠闈不售齋志以沒子三長祚久次祚凝次祚蕃女

一皆幼而蕃尚在襁褓間劉氏年二十七晝夜哀號淚盡繼之以血勺水不入口者累日誓以死從舅姑慰之曰以身殉夫義也獨不念二三藐諸平無父曰孤無母何恃必若所為是使我既喪其子又勞於孫也何以慰若夫於地下劉乃引刀自斷其髮日所不為王氏者有如此髮家固貧脫簪珥以供喪葬緝績以養舅姑遇有疾廢寢食侍湯藥搶地呼天請以身代以婦之孝舅姑用是忘其子之亡壽皆百歲明崇禎初年有司以聞建訪旌表嗣是三子相繼就外傳劉躬自課讀至夜分始罷會苗亂夜行劫及其家執女去劉直前奪歸苗素聞節婦名不敢加害未幾賊陷平越蕃復被掠劉百計措金贖歸以是蕩析離居歲無寧日猶力謀膏火俾三子咸得卒業次食廩餼久凝俱應明經選入令蜀楚所至有聲疑不祿有女甫半歲其婦別醮劉育女孫以羨代乳得不死其女適郡庠生傅延年夫婦相繼歿遺孤一歲劉抱歸撫育成色傅氏一綫賴以不絕康熙癸卯蕃登賢書劉始色霽已而泣下曰汝父早夜攻苦與一售弗得汝能成父志以慰未亡人但恨汝父不及見耳劉素往

好施予凡里貧不能存者無論親疎隨力以濟雖自衣敝食糲弗吝也年七十餘卒余初抵黔道經平越憇荒寺中有老人談及節婦事甚悉心識之歲丙午蕃秉思州鐸與余交一日持節婦狀泣余前請為傳余披狀與前老人言不毫髮爽因思壺德幽芳得其一節即可以傳如斷機剪髮和熊封鮮已事往往膾炙人口若王母者誠可傳矣或謂母婦道母儀均足奕世而茲獨以節婦名傳者何余曰從母志也

梅節婦李氏傳

國朝衛旣齊

余撫黔經理兵農學校之暇檄各郡邑舉忠孝節義有關風化者於宣講

聖諭

時分別弊勸安順守以郡志請載梅節婦李氏

事既而其子建來泣求傳于余余稽其節概信而有徵也因傳之節婦姓李氏安順人性端莊嫻禮

法笄而適同郡已卯拔貢梅運昌昌尹蜀江津迎李攜幼子建赴任值流寇寇蜀路梗不能達李至

平越依舅氏繼聞夫歿城守一慟幾絕時年裁二十五耳以建尚在襁褓為梅宗祧計乃忍死撫孤

丁亥流寇竄黔李負孤偕一老婢晝伏夜行至貴陽城潰又至威清竹亭寨是時賊黨搜羅婦女遍及深林李截髮毀容懷利刃以防不測潛匿山中凡七十餘日卒能以智自全比亂定家為賊毀又比歲不登李拮据十指間以資家食閨門之內嚴若冰霜雖蒼頭罕見其面有不諒其志者李撫建泣曰未亡人不即從夫地下以此藐孤欲延族氏一脈耳有渝此志鬼神是殛於是益勵貞操延師訓子凡所以保護而課督之者無不至建長補弟手員康熙十一年李年五十三郡人士公上其事制撫凡三旌其門十九年庚申卒年六十一壬戌補行辛酉科鄉試建登賢書 贊曰先大夫視學黔中所拔博士弟子多世德寒峻建其一也今閱郡志傳其母之行遭亂播遷襁兒於背跋涉萬山中晝伏避寇夜雜虎狼行抑且毀容挾亦時時與灰密邇卒能保其身與孤非苦節丹誠感鬼神而陰相之不至此也余觀古節婦之後無不昌熾建今登孝廉其顯揚正未有艾先大夫寔為之發也余悲節婦而傳之且不禁其有餘悲矣

張節婦吳氏傳

國朝梅首

烈婦吳氏者為邑民張映宸妻有殊色婦家故寒微素不聞醮戒訓及適映宸甚相敬愛有舉案風倡隨之義殆出乎天性也鄉里率賢之踰數稔映宸病將屬纊手其妻目之而不能言氏曰得毋念妾乎君行矣妾將與君膏泉壤辱螻蟻決不能蒙面覆心再入他姓門也及映宸目瞑氏撫屍號咷幾絕息其姑勸慰之終不解誓以死殉復罄其釵釧為夫治喪朝夕哭奠甚哀路人皆為之哽咽畢葬曰吾曩不即就木以亡人未歸土耳今窀穸既安死無憾矣且夜臺殊幽寂不忍獨令吾夫當之遂閉口不復食飲鄉鄰婦力勸之終不入勺水對人惟淚下如雨哭無聲居數日辦棺槨衣衾治酒奠夫靈一慟而絕歿時年可二十許其家舉柩合葬焉遺一子育於姑蓋此婦色既艷年復少而同穴之誓不憚捐軀殆女中之荀息乎乃明末癸未年事也

志畧

東山志畧

明謝三秀

山在黔東門外故曰東山峭壁斗絕百仞朱樓縹

緲欲飛前俯金湯後枕銅鼓固儼然西南一具瞻

云山麓舊無結構萬曆初中丞何公始建東山閣

兩山夾谷之間頗足幽勝閣後為都是春風樓樓

高不及閣之半而濶倍之檻外社壇諸山一目都

盡勁松謾謾如聽淞江八月潮能令坐者忘倦出

閣啓短扉梯石而上望一天門如在霞表山椒祠

靈官虬髯如戟凜凜有生氣門東西各翼以祠祀

關趙二將軍歲時香火不乏祠右高阜則小魯亭

在焉亭據三面之勝故自佳惜不見城南如練耳

亭下小有洞僅容二人坐亂石岌嶮相倚去小魯

望棹楔而進是為空中樓閣閣不甚華呼吸帝座

左右與樓絡繹繹東為雲堂以客方外殘碑斷碣相

枕籍苔蘚蝕而葛蘿封也僧橫小樓於叢薄中三

聖殿與閣對峙負山雄麗而眺望不賒殿左為文

昌宮少爽闊近亦傾圮斗姥閣半嵌崖半飛駕空

中憑闌極目使自有天際真人想然而據險為不

甚適自此過通明殿僅數十武皆從岡脊上行置
風蓬蓬然吹人欲起殿祀東岳玉帝金像頗肅真
足奔走萬靈左為鐘亭右為積翠亭咸與殿稱前
楹軒豁松檜陰森即六月不受暑下視城市始如
蟻垤千甍翼張萬瓦鱗次明江一派盈盈扇履聞
虹橋臥波漁人操舴艋如在鏡中行大都黔寧之

勝無踰
茲山

